

火车上,她让12个人杀了一个凶手 小岛上,她让1个人杀了9个凶手

受死吧坏蛋! 复仇女神阿加莎来了!

文/李煦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写了80多本小说,被翻译成100多种语言,据说销量仅次于莎士比亚。很多人喜欢她笔调安逸闲逸;她自己也说过,很多诡计是泡在浴缸里想出来的。

不过,在人畜无害老太的慈祥外表下,她其实无比坚定,有时甚至有些冷酷;对那些坏蛋,她绝对是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



1

东方快车上的快感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阿加莎最好的作品之一,已经被5次改编成影视,其中2017版的电影刚刚上映不久。

2017版在塑造大侦探波罗的形象方面是很失败的。导演煞费苦心,给波罗增加了一些个性细节,比如夜读狄更斯,常常发出吃吃的笑声;又比如保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常常拿出来凝视之。这些增添进去的细节,在我看来都很多余,很不“波罗”。

但是,这部片子却在另外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功。

波罗一点出了乘客的真实身份,揭示了他们的隐秘动机,多年的伤口被挑开了、泣血的内心被展示出来——法律束手无策、凶手逍遥法外,受害者饮恨吞声、在长夜里辗转反侧、求告无门,为了正义、为了忠诚,为了亲情、爱情和友情,12个人走在了一起,用智慧和勇气向凶手复仇,求得内心的救赎——此时此刻,我听到电影院里有的人啜泣,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看到恶人伏诛、正义最终获胜,观众们压抑的情感被释放,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这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谜底早已揭开,却仍长演不衰的魅力所在。

海明威说过: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1/8,而有7/8是在水面之下。

阿加莎有种异曲同工的说法,大意是:很多人把谋杀当成故事的开头,但是谋杀其实是结果,谋杀之前一定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然后一步步走向那个结果。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12个复仇者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每个人的伤痛、隐忍和决意,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是阿加莎把他们藏了起来;我们只看到小个子比利侦探在冰山上跳来跳去,他炫技、他自负,但是最后他低首下心,作了一个虚假的证言,令他折服的,正是那水面下沉默的冰山。

想加入“武汉晚报读书群”吗?想与其他爱书人一起讨论、一起进步吗?请扫描二维码,加“晚报读书助手”为好友,由“晚报读书助手”邀请进群。



2

孤岛上没有人生还

1930年,婚姻失败的阿加莎首次乘坐“东方快车”,横跨欧洲大陆去巴格达散心,途中遇到了美国女传教士、荷兰工程师和几个土耳其女人,后者向她夸耀自己13次怀孕,荷兰工程师则向她示爱。一路上领略的多元文化给阿加莎留下深刻印象。

1932年,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林德伯格绑架案。林德伯格是第一个单人不着陆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他仅20个月大的儿子在家中被绑架,林德伯格交了5万美元赎金,但儿子最终还是被撕票。警察和媒体怀疑案件有内鬼参与,舆论逼得女佣自杀。

目前已知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创作线索就是上面这些,阿加莎在自传里对自己这本代表作只字不提。她过世以后,研究者从她家老宅找到几本笔记,记载了许多作品的构思过程,唯独少了关于《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一本。

与之相反的是阿加莎另一部代表作《无人幸存》。

八个素不相识的人受邀来到岛上作客,他们抵达后主人避而不见。用晚餐的时候,餐厅里的留声机忽然响起,指控他们宾客以及管家夫妇这十人都曾犯有谋杀罪。

接下来几天里,每天都有人按照一首儿歌里述说的方式死去,海上又起了大风浪,无法脱身。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小岛被搜寻数遍,不可能有容身之处,所以凶手必然在十人中间。人们彼此怀疑,彼此试探,可是一切警戒一切的提防还是没有能阻止那最后一刻的到来。风浪平息了,岛上的明争暗斗也停止了,只留下了十具尸体,无人幸存。

阿加莎自我评价:“《无人幸存》太难写了,反而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十个人要合情合理又不露痕迹地被干掉。我在经过漫长的构思之后动笔了,写完之后很满意。这本书清晰、简明,又令人迷惑,最终解释合情合理……这本书的评论和销路都不错,但最满意的还是我自己,因为我比任何评论家都更清楚,写这本书是多么不易。”

3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正义

《无人幸存》也被几次搬上银幕了,人们早已知道真相,是10人中的老法官在替天行道。他在漫长的执法生涯中心知肚明,有些凶手是无法用法律制裁的,于是布了这个局。

被他挑选的、手上有人命债的坏蛋是:

- 醉驾飙车撞死人又不知悔改的纨绔子弟;
- 觊觎主人遗产、对主人见死不救的管家夫妇;
- 因为部下与自己妻子有私情,就派他去送死的将军;
- 逼走怀孕女仆、导致一尸两命的无人性卫道士;
- 醉酒给病人开刀,导致病人死亡的医生;
- 知法犯法、严刑逼供害死无辜的警察;
- 在户外遇险时拿走全部食物、害死21个非洲人的“探险家”;
- 为谋取私利,怂恿自己照看的孩子游向深水区结果溺死的家庭教师。

老法官不仅仅是处决了这些人,而且是在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后,按照其罪孽大小决定了执行的先后顺序,在他看来,罪孽最深重的,就应该最后死,从而担惊受怕,受到最多的折磨。

走笔至此,我是有一点背上发冷的感觉。

《无人幸存》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堪称“阿加莎双璧”。火车上,她让12个人杀了一个凶手;小岛上,她让1个人杀了9个凶手;两部对照来看就很清楚了,阿加莎秉持的是古典的正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很怀疑,她有没有听说过“程序正义”这个说法。可以说,她不在乎那种形式上的法律,在乎的是终极意义上的正义实现,她就是复仇女神。

4

“侦探小说是追逐猎物的小说”

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这种说法,那就看看阿加莎给波罗安排的最后一个案件《幕》,在这里,波罗遇到一个极度聪明的罪犯,屡次借刀杀人手上却不沾血,波罗毅然与之同归于尽。在上世纪40年代,阿加莎就写好这篇小说,然后藏在保险柜里,过了30多年才发表。

在21世纪,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某些人开始表现出对凶手的同情,开始挖掘杀人犯的内心或者人性。阿加莎似乎对这种事有先见之明,她说——

“侦探小说是追逐猎物的小说,也是体现某种道德的小说;实际上它再现了那种古老的通俗道德传说: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我像其他任何写书和看书的人一样,憎恶罪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

“宽宥那些杀人犯,无异于宽宥那些从中世纪瘟疫流行的村庄中逃出而混进邻村无辜村民和活泼孩子中的人。无辜者必须受到保护。”

“使我震惊的是似乎没有人关心无辜者。当读到一起谋杀案时,看上去人们对悲惨情景不以为然,人们只是对年轻的杀人犯不胜同情,因为他年轻。”

“为什么不把他处以死刑?在这个国家,我们捕杀豺狼,并不试图让豺狼和羊群和睦相处。我们进山捕杀野猪,以防它下山在溪边咬死孩子。它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捕杀它们。”

“在我看来,唯一的希望是强制这种人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例如,可以让这种人做出选择:是接受一杯毒芹汁,还是献身于试验性研究。而最重要的仍然是无辜者,那些勤勤恳恳、毫无畏惧地活在这个时代,应该得到保护、免受伤害的人们,他们才是至关重要的人。”

“似乎从侦探小说扯远了,可这也许解释了我为什么对受害者比对罪犯更有兴趣。受害者越是活生生地呈现在面前,读者由此而产生的愤慨就愈加强烈,那么,当我把他从死亡的幽谷中拯救出来时,心里也就充满了愉快的胜利感。”